

春秋集義

卷之三
十二



丙寅
定王

十有四年

晉景齊頃衛穆蔡文鄭襄曹
文陳成杞桓宋文秦桓楚莊

經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

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

曰。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謂禦宋將以誰任。我則死

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

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

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女妻之使復其位。

胡傳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案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于見討。誰之過。與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集義何以不去其大夫。孔達敗盟救陳。本不可以為大夫。衛任其所為。而不禁。則依然大夫之也。先大夫之而今殺之。則殺其大夫而已矣。自縊而書殺君意也。或以孔達殺身紆難。則救陳竟褒之與。

經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文公卒子宣公廬止

經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日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穆孫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棄疾讓國故召之。

集義書晉侯者。著晉景親將爭鄭之實也。胡傳責其復怨。夫為鄭喪師而鄭反。即楚可無討乎。或以為予復伯。夫不能懷鄭而徒以兵伐。可復伯乎。

經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名無畏聘于齊。日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

宋公曰鄭昭宋龔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申舟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寫迅怒如及于室皇寢門闕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集義此著楚子之虐也胡傳責宋之自取楚子滅蕭志在脅宋即不伐陳不殺申舟能免于楚乎彼晉侯伐鄭而不恤宋何哉

經葬曹文公

經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

子仲遂

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

平仲與之父

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

高曰子家

歸父字

其亡乎懷于

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情勢了然一國謀之何以

不亡

胡傳夫禮別嫌明微致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

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
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
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于坤之初六曰馴至其道至
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

著明矣。

集義謀事楚也。楚人圍宋不解。魯西南與宋接壤。有利狀以膚之患。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以平日之素詔于齊也。使先會齊以謀之。觀申舟之聘。齊則齊已交楚。魯特令歸父商其事耳。

附錄左傳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丁卯

十有五年

晉景齊頃衛穆蔡文鄭襄曹宣公
廬元年陳成杞桓宋文秦桓楚莊

經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傳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諸侯甚矣。諸侯縱不能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于經也。比事以觀。則知春秋經世之略矣。

集義楚且得齊魯矣。昔楚執宋公。魯即趨之。今楚子圍宋。魯先下之。甚矣。魯之積弱也。于是楚益張而宋益困。

矣。

經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宋伯糾之

于晉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通篇以信字作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骨四字與末八字字緊對

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不信之命偏以守信之使

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將之妙極

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將之妙極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正逗信字

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緊接信

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緊接信

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字

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字

有死無賈廢墜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東三句有力

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也死又何求楚子成也

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自九月至此解揚與有功焉

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失信

時僕曰築室反耕者示無去志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告以信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告以信

宣公十五年

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柑者木銜馬口，秣之以粟，使不得食，示有蓄情。字不欺。字作骨。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

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稷句妙。

在。一。字。不。易。所。謂。情。也。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

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

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

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

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

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此皆大

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胡傳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國亡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于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焉。非人臣之義也。世道衰微。暴行交作。君有聽于臣。父有聽于子。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

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于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紆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爲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爲。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爲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集義云。宋人及者。明宋之困也。此以見中國之無伯也。此以見荆楚之恣橫也。此以見諸侯皆畏楚而莫之救也。夫晉楚爭陳。少西之討。而陳卽楚矣。晉楚爭鄭。邲戰。

之敗而鄭卽楚矣。孔達救陳衛貳于楚矣。歸父會宋魯比于楚矣。以僭王獵夏之國。越千里而圍宋。三時不解。軍罷食盡。此晉景之伯資也。乃懲于邲之敗。坐視不恤。僅使解揚致其詐命。使宋憊甚。而及楚平。聖人于此。蓋有深傷之者。故書及以明其困而不得已也。若夫稱人以著其主之在下。則餘義焉耳。蓋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之義責之于覆亡頃刻之間。必聖賢然後可耳。故穀梁曰。人衆詞上下欲之也。

經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今潞安府潞城縣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潞相爲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

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

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潞賢人而

奪黎氏地。黎侯國今潞安府長治縣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

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

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

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

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

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也。乏絕盡在狄矣。

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今直隸廣平府

曲梁縣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俞云：伐狄仗義也。滅狄貪利也。伯宗議論亦在義利之間。直截痛快。文之最雄勁者。

胡傳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案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酆舒。輟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

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集義宋人告急。伯宗以國君舍垢止之。而于潞氏獨不。可以待後人。此不過畏強而陵弱耳。陳弒君則會狄于。攢函。楚圍宋則滅赤狄潞氏。且今年以潞子歸。明年滅甲氏。留吁。晉之無志于中國。而以諸侯授楚也。明矣。或以後此無復書狄患。與晉景之滅夫。楚人強暴其圍宋也。亦不過取平而還耳。狄無爵。潞子受王命者也。

經秦人伐晉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今西安府王朝邑縣西北。

宣公十五年

午晉侯治兵于稷。今絳州稷山縣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維

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

犢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

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

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

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

報。

集義晉秦息兵十四年矣。今蓋因晉敗邲而乘其傲也。故人之

經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

毛伯衛。卒立召襄。

公羊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穀梁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矯王命以殺

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

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

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胡傳邢侯專殺雍子于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

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

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集義此罪札之專殺。而因以見定王之失柄也。杜氏諤曰。桓襄之前。諸侯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內之。卿士不奉王命矣。王札子者。杜氏預曰。王子札也。

附錄左傳晉侯賞桓子

荀林父

狄臣千室。亦賞士伯

士渥濁

以瓜衍之縣

今山西汾州府孝義縣有瓜城

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

子。吾喪伯氏

林父矣。羊舌職

叔向

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

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

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

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

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王季子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

大咎。天奪之魄矣。

經秋螽

胡傳人事感于此。則物變應于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于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經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杞邑公作牟婁

胡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

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
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于早雖欲正之其將能
乎。

集義魯宣之事齊頃稍怠于惠恐齊之議我也故因高
固之昏于我而會以謀之乎然大夫之自相會始于叔
彭生之承筐而胡氏獨于此發傳者豈以此為非國事
乎于無婁者因固之出也。

經初稅畝

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田公以豐財也

公羊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

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
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
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
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

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

田魯蓋以公田不善言而為此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

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

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

胡傳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

于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爲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邱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有國

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集義何氏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民以食爲天。饑寒並至。雖堯舜躬行。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臯陶制法。不能使強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

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于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墮墉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

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且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

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耦。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案公穀以為始用稅法。十取其一。杜氏預以為既取公田。又十一取其私田。恐剥民不能如是之驟。蓋此時民力困乏。虫災又作。公田嫁不善。故計民之畝而十取其一。後此遂因之而取二耳。夫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亂。宣

公以篡得國。既不修德。以弭天災。而致水旱螽蟥之變。又不能謹度。以制國用。而貽饑饉空乏之憂。且一旦變先王足國豫民中正之法。而作法于貪。自是而邱甲自是而田賦。而鄭作邱賦。魏增稅賦。至于暴秦開阡陌而更賦稅矣。作備者其宣公乎。

經冬螽生

胡傳始生日螽。既大日蝨。秋蝨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集義冬者。今之秋。公羊幸其不為災。非也。蜾者蝨之子。不因牝牡。腹中陶冶而自生。故蜾又名蝮。蝮。

經饑

胡傳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蝨。而遽至于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于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蝨。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戊辰定王

十有六年

晉景齊頃衛穆蔡文鄭襄曹宣陳成杞桓宋文秦桓楚莊

經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留吁今潞安府屯留縣

左傳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亦在潞安境不書潞屬也

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

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

職曰。吾聞之。禹稱

舉也

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

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

謂也。

胡傳案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辭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經夏成周宣榭火

左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日火。天火日災。

公羊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也。

胡傳成周天子之東都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

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貴歲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集義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爾雅曰。無實曰榭。蓋不為之門戶。以便射事也。公穀謂樂器存焉。非也。宣者。宣王所築。蓋吉日車攻之遺跡也。而今煨燼矣。蓋傷之也。

經秋郊伯姬來歸

左傳秋郊伯姬來歸。出也。

胡傳案左氏郊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

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蕓。所以閔周。易序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集義汪氏克寬曰。書來歸者。譏父母之無訓。亦責郊子之不能齊家也。然杞叔姬書卒。書喪歸。則必有不當絕者。而郊伯姬之有罪。當出明矣。

附錄左傳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切肉為殺。而升于俎。武子私問其故。以享當體。薦故問。王聞之。召武

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半解其體而宴有折。俎。解折可食而升。于俎以示慈惠。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冬大有年

穀梁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胡傳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蝨蟻饑饉之

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集義明其僅也。六年螽。七年大旱。十年大水。饑。十三年螽。十五年螽。蝻。生。大饑。其無災之年。亦未嘗有年也。孫氏覺曰。春秋書有年。皆在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見矣。汪氏克寬曰。二公得國于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春秋之書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閔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

經十有七年

晉景齊頃衛穆蔡文鄭襄曹
宣陳成杞桓宋文秦桓楚邲

經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靈公立

經丁未蔡侯申卒

于景侯
固立

經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胡傳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于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于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計。怠于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集義是時許蔡從楚。故會其葬耳。為楚非為禮也。

經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經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地今山西泌

州

左傳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
 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
 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
 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
 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
 野王屬今河南懷慶府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楚

柳之子仕晉食邑于苗

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

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
 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
 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
 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
 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
 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
 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傳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

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忿怨，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集義 斷道之盟。左氏以為謀齊，穀梁以為外楚。考經前年宋及楚平，明年晉衛伐齊，蓋宋既與楚，則魯衛曹邾皆當其衝，是盟之設，原以抗楚。特郤克徵會而怒于齊，則伐齊之役亦即于是焉。謀之耳，然而未矣。

附錄左傳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士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息乎。爾從。三子惟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經 秋公至自會

經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日公子不在日，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

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胡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

豈有不見于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于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于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于聘問會朝之禮。遂茂季孫歸父。交于鄰國。眾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集義楊氏士勛曰。衛侯之弟鱣去君。傳曰合于春秋。此不去。傳亦取貴于春秋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鱣以兄惡而難親。恐罪及已。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故得合于春秋。此叔肸以君有大途。不可受其祿。又是孔懷之親。不忍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亦取貴于春秋。李氏廉

日。兄弟先君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肩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以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鱣佞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叔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也。無貶即賢之也。此獨書公弟者。子赤宣公之故。不可言矣。而叔獨不失為弟也。程氏端學曰。肸文公子惠伯也。肸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叔鞅。輒之子叔詣。叔弓之曾孫叔還。由此觀之。則亦賜之氏矣。蓋肸義不受祿。而魯世

其子孫

庚午 十有八年 晉景齊頃衛穆蔡景公國元年 襄曹宣陳成杞桓宋文秦桓楚莊

經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

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

逃歸。

胡傳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于禮。自己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

集義胡傳以為郤克報怨罪晉侯。夫郤克之怨。左氏言

之左氏于斷道曰郤獻子請伐齊請以私屬皆勿許矣然則予之乎慕伯者合諸侯之名而無合諸侯之實徒加兵于不與會者避楚而殘諸夏何足與乎衛之從懲孔達也世子將兵譏之也

經公伐杞

集義杞桓魯出又娶于魯其于魯事悉矣自文公十六年來朝宣即位而不復至焉其亦不足于宣乎親將伐之何為哉李氏廉曰自此以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侵伐十二惟四書公

經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經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左傳秋邾人戕郕子于郕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公羊戕郕子于郕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穀梁戕猶殺也枕殺也說文云枕木杖

胡傳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郕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重門擊析廉陞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于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郕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于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郕者所以深責郕之臣子至此極

也。
[集義] 邾文用鄆子。邾定哉。鄆子皆斥人以惡之。鄆子不名無罪也。

[經] 甲戌楚子旅卒。

莊王卒子共王審立

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良。

[公羊]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僻其號也。

胡傳：楚俗，弔王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

[集義] 楚：旨卒，始詳也。交合故來赴而弔之也。或以楚

莊比于桓文，大楚自武文成穆，僭號于南服耳。莊且殘及鄭宋，覬覦周鼎矣，而謂聖人取之乎？

[經]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傳]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息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于是背齊而事晉，其于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案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于背與

國易于謀大家而不知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齊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集義歸父之謀也不惟藉外謀內之非理而謀去三家于六卿方張之晉愚亦甚矣即去之歸父庸異于三家乎

經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正寢也

集義王氏元杰曰宣公在位十有八年大義已虧于國

何有嫡母無可絕之理致使哭而歸齊兄弟有篤天倫之恩實與聞其弑逆賂田援齊而定位居喪逆女而圖婚七年五朝于齊甚以強臣配女十載一修聘禮至俟王臣下徵卑屈為媚齊之謀怠傲無事晉之志放利而取向取繹逞兵于伐莒伐邾見辱于黑壤之盟掩惡為平州之會迫至螽蟥繼起饑饉荐臻方且履畝而稅之民力于是竭矣會晉斷道之盟乃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宣公肉未及寒東門氏已不血食矣獲終正寢蓋亦幸焉

經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
 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
 復命于介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
 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禋

聞君薨家造壇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禋

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禋遂奔齊遂

繼事也

胡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

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

子于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于夷羊五之屬

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

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

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

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辭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

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

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

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于仁者弗能也辭繁而

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集義或以箴尹克黃之義責歸父。夫誅若敖者楚君也，君命安可逃。逐東門者君已薨也，權臣之謀何必輕身于司敗。然則善之乎？蓋于此時則專責成公與行父耳。

春秋集義

卷之三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諡法安民

辛未元年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蔡景鄭襄曹定王宣陳成杞桓宋文秦桓楚共王審元年

經春王正月公即位

經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經無冰

胡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案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

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于微之意也。每慎于微。而王事備矣。

集義 二月丑月。堅冰之候也。先王之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也。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二月。四陽作。蟄虫起。陽始用事。則發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于是乎大發。食肉之

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

附錄 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經 三月作邱甲

左傳 爲齊難故。作邱甲。

胡傳 作邱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

邱。四邱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于民者

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邱甲。益

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而具一乘耳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

邱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甸讀作乘

集義此行父怒齊而增兵也故魯賦三軍而鞍戰有四

將邱者四邑十六井也甲者李衛公云二十五人為一

甲謂甲士一人步卒二十四人也周制四邱為甸出三

甲共七十五人則一邱止十八人為兵不足一甲今使

每邱加七人成二十五人為一甲也十六井而加賦七

人約二井而加賦一兵以萬井計之初加兵五千人也

成公初立一事未行而先加賦以輕民命君臣胥有罪

也若以為使邱出甸甲則太甚矣劉氏敞曰魯不務廣

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制論之其罪大

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以足食也。賦以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制既足以食矣。先王之制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經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地晉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胡傳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

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邱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集義前年歸父如晉，蓋初絕齊而援晉也。未既而歸父奔齊，恐晉之疑我二心于齊也。故亟亟為是盟，觀明年四卿會晉，戰鞍謀蓋定于赤棘矣。卿盟伯主恬不為怪者，晉魯皆疾齊，且政在大夫，魯不慮其抗晉，亦不以為抗也。故衛之孫氏、宋之華氏，且結伯主以脅其君矣。

經秋王師敗績于茅戎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

左傳秋王人來告敗。

穀梁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

集義王者之尊非天下所敢敵故不言戰不戰則何以敗實自敗也凡王有事譏不在諸侯諸侯有事譏不在臣子故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為文。

經冬十月

穀梁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

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間門名而語移日不解齊人

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附錄左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壬申二年晉景齊頃衛穆蔡景鄭襄曹宣陳成杞桓宋文秦桓楚共

經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縣在秦山博頃公之嬖

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

成公二年

入而封弗聽殺而膊磔也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

胡傳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鞞之戰豈義乎同日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集義齊頃既怒晉使不會斷道又敢與晉爭鞞戰之敗非不幸矣書齊侯者目其人以惡之也

經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新築衛地今大名府魏縣有新築城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林父石稷之孫甯相之子向禽將

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

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

戰也文、闕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

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

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曲縣周禮天子之樂宮縣四周諸侯繁纓飾皆諸

侯之制也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唯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

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胡傳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集義衛書將書師事起于衛也蓋因其伐魯而擣其虛也齊師即伐魯之師也易曰師左次无咎凡戰而不能勝則全師以愛民為善良夫輕進取敗辱國害民故以

為兵首而齊之逞克幸勝罪亦不可逃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

師敗績

鞏齊地即古歷下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

左傳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

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

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

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

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

將和所

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以勝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靡當作歷。今名

千佛山在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不濟南府南

腆。敝賦詰朝相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粗。憤。語。先。有。敗。象。魯衛詞令在晉臣口中致出

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

與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

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

桀，擔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曰

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

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

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

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

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

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

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

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

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在濟南府韓厥夢子輿

厥之謂已。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

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

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晉臣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止丑父寢于鞬音棧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詞令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

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此段敘敗字亦有聲色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今淄川縣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主銳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主壁壘者之妻也子之石窳在濟南府長清縣西南齊侯使賓媚人國師入自邱輿擊馬涇二邑當在青州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同叔蕭君字其子齊君母即笑客者為質而

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

以王命壓服晉臣與展禽犒師相同

反為晉計妙

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

轉下矯捷

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

諱言拒敵

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

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

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

以魯衛收

不幸敢不惟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

諫詞詳曲

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

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

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

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惟命是聽禽鄭自

師逆公。

馮云。此篇在子之石窠截。上半以救魯衛而戰。下半以聽魯衛而盟。皆以晉為主。而上半處寫齊君意氣之不弱。下半句句見齊臣詞氣之不撓。讀之使人神王。覺死灰中有生氣。此全篇章法一綫之妙也。以晉為主。何故。上半敘事。下半議論。都注意在齊。蓋鞍戰為卻克憤兵。雖勝亦倖。但以霸國。故不用明刺。只將齊一邊理直氣壯。描寫十分精采。以為反映。而起手謙光。收稍榮耀。不過替他裝點門面。以成一法。主腦而神理則別有在也。左氏最是暗藏手法。處使人玩味不窮。以為故意購人。則失之矣。

胡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

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而季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眾。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集義齊頃玩使虐鄰。以致四國之伐。取敗之道。固不足責。然四國大夫皆以一笑恨齊。以北部新築為辭。必洩

其忿以逞其志而後止。是四國大夫志為是戰也。故書及魯以四卿帥師三家之勢。由此而成。晉賞鞏功而作六軍六卿。由是專晉。良夫之子林父亦逐其君矣。故趙氏鵬飛曰：驕傲不悛，以犯四國之怒者，齊也。威柄下移而啟大夫之橫者，四國也。齊侯不義，四國不知春秋同一貶焉。自是齊不容于中國，將即楚而謀之矣。是以有蜀之役。

經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傳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
今青州府臨淄縣境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 君不行使于大夫，此其行使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于。是斲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楛，木曰楛 而闕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

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戲，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戲，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言晉悉以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咲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國佐已去而追及之。而與之盟。

穀梁鞏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繇地五百里。焚雍門。齊城門也。之茨。蓋也。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戲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戲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

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于是而與之盟。
 胡傳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于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于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

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于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我自癸酉敗。至己酉。越三十日而後盟。則穀梁子所謂甚甚者。蓋可見矣。此與楚屈完之盟。不相懸也。而此獨言及者。彼則楚已心服。退師召陵。而結其盟。此則齊人不許。進逼爰婁。而要之盟。退而結之以禮者。彼此同。

歸于好也。進而逼之，以勢者，彼不願而此志乎？爲此盟也。故曰及也。夫先王以武事威天下，曰征伐以嘉禮合天下，曰禮樂鞏之，戰四國之臣及之，則征伐自大夫出矣。袁婁之盟，四國之臣及之，則禮樂自大夫出矣。若夫質母疆田，則猶人人所深非者耳。

附錄左傳公會晉師于上鄆。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賜三帥。郤克

樂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經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爲炭以禦濕益車馬。

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阿棟也棺有翰檜。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

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

其後是棄君子于惡也。何臣之爲。

經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

未復命故衛人逆之。設喪位于門婦人哭于門內。宜于堂位在故也

送亦如之。遂常以葬。喪事卽遠

附錄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

曰：不可。君名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

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王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鄭靈公殺御叔夏姬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鄭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名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臣即巫對曰：其信知營之父荀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

皇戊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于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即位，將為陽橋魯地，此年侵魯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申叔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郤克族，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

稷之固也。所蓋也。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俞云。巫臣奇士。囚慕夏姬。費盡機關。十年夢想千里。馳驅專為此事。反覺輔晉通吳。猶屬緒餘。盲史將關。目曲折摹寫。又於聲音笑貌。問活畫風流情態。乃晒長卿衛公逸事。終是敘得粗率無味也。與莊王言理。義與子反言利害。切中其人。後論晉鄭情勢。了當。見用心深處。

附錄左傳。晉師歸。范文子士燮上後入。武子曰。無為吾

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日

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甲軍

將。乃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

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荀夷時

士燮以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書下見

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諂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俞云。諸將讓功。一樣意思。三樣筆法。先提范文子在前。又分低昂。是左氏用意處。

經取汶陽田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

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

請于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

異乎。

集義地有歸。有取。歸者順詞也。非所順。而曰歸。則易詞也。歸汶陽于齊。是也。為韓穿之言之。易也。取者逆詞也。

非所逆而曰取則難討也取汶陽田是也為于鞏之戰之難也夫汶陽魯田也

經冬楚師鄭師侵衛

集義蓋為齊討鞏之戰也鄭序楚下楚役也趙氏鵬飛曰楚鄭侵衛晉失機也晉景之興適當楚莊之方張無以施其力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共王即位未能和諸侯晉不能于是時號召諸侯以抗楚區區修一朝之忿助魯衛以逞憾于齊則楚鄭侵衛晉致之也又不能救而楚勢益張魯人震恐至公與楚大夫為蜀之盟卒之河東諸侯一舉而屬楚雖魯成之罪而晉之責為重也楚

居喪而伐喪鄭黨楚而殘夏不待責矣

經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書公子自此始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

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

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况吾濟乎且先君莊

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

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

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彊冠之冬楚師侵衛

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也。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今山東泰安府西南境。孟孫請往賂之。齊魯賂楚造足相當。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成公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胡傳：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于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降班失列，下與楚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于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于忿悵，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

以禮也。

集義：懼侵衛之兵之及魯也。及處父盟，則沒公以殺恥。此直曰公會者，明三桓之無君也。鞍戰則臣主之楚討使公盟之，已恐執辱而使公與楚公子為偶，甚矣其肆也。楚僭王，公子曰王子，公子云者，春秋削之也。不書侵者，師方向魯，三桓使公出迎，未成乎侵也。以望國之君降而與荆臣為會，公辱也。三桓之辱公也。

經：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郟人盟于蜀。魯地。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

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
 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于是乎夾入疏解畏晉而竊與楚盟故
 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
夾入議論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
 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其是之謂矣
 胡傳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眾所推
 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
 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
 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晉雖不競猶曰主夏盟諸侯苟能
 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

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南向服從而與盟不亦恥乎
 集義譏從楚者之眾也不沒公者著公之辱以責行父
 也苟非鞍之戰則楚不侵衛而何云至是哉故三桓之罪
 不容誅也考楚之得諸侯前未有如是之盛者成盟于
 宋陳蔡鄭許而已穆次厥貉陳蔡鄭宋而已莊盟辰陵
 不過陳鄭二國今蜀之盟從之者十一國晉人徒能逞
 忿于齊避楚眾而不敢抗閱四十三年而晉楚之從交
 相見又八年而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盟啟之也人
 楚嬰齊抗也人諸國之卿弱也人楚人諸國則公可知
 矣若蔡許則左氏之說得之若曰此直楚人中之微者

耳。

附錄左傳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忘數

此與會蜀盟蜀作一篇

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也辭後之人必有

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

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况明君而善用其眾乎

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 晉侯使鞏朔

上軍大獻齊捷非外敵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夫非卿獻齊捷不可獻于周王命淫湏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

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

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

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

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

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

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

豈不可諫誨士莊伯鞏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

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

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傳至此方了

鞍戰之非

宴而逐胡之勢。昧者之曰：非斷也。必辭。

對曰：京。猶對大夫。告。與之。斷。制于。斷。一。等。王。以。澤。而。

豈不可。藉。諸。士。其。而。不。能。王。對。委。于。三。吏。斷。之。成。

之。國。也。而。大。相。之。效。也。寧。不。亦。吾。從。其。益。以。然。妹。交。味。

之。斷。余。戰。於。下。鞏。而。其。類。與。昔。與。以。悉。妹。父。夫。齊。也。國。

來。無。余。一。人。而。鞏。而。實。來。未。有。制。同。于。王。室。又。我。夫。王。

也。令。外。交。京。後。自。也。于。齊。而。不。與。命。與。與。無。王。室。而。對。

春秋集義 卷之三 十四

癸酉三年 晉景齊頃衛定公臧元年蔡景鄭襄曹
定王三年 宣陳成杞桓宋共公固元年秦桓楚共

經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鄭討鄭之役也遂東

侵鄭鄭公子偃穆公帥師禦之使東鄙覆也伏兵諸鄆鄭

敗諸邱與地鄭皇成如楚獻捷

胡傳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

楚也則盟主有辭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皆殞越

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集義此蓋以討侵衛之役也。伐鄭目諸侯于以見盟蜀之大夫專而無謀也。然晉不能抗楚于侵衛之時而徒討鄭于盟蜀之後。雖四國之君從之而鄭襄則終身無復從晉矣。公與三君條楚條晉則無恥之甚矣。

經 辛亥葬衛穆公

集義 高氏閔曰此見衛定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

經 二月公至自伐鄭

經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

書記災也。

穀梁 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集義 新宮災譏不懷也。三年之喪畢于二十七月宣之。薨于今二十八日耳。此人廟之始也。而災不懷也。胡傳以宮不係諡為主。未入廟。夫桓宮云者乃十餘年後之稱也。在入廟之始。當必曰新宮。而乃以三日哭為非禮。平高氏閔曰君子于是乎知有天道。謂宣篡弑之譴也。則敬嬴之雨不克葬亦猶是夫。

經 乙亥葬宋文公

胡傳案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考于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子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不忍于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則無以制其侈心至于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邱隴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經夏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集義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土田之賜于伯主已非禮矣今成公取汶陽田而親朝于晉矣不數年而韓穿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矣

經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大夫始將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集義蓋自莊公入許之後許素服役于鄭今鄭悉索不

足以待晉楚。故責償于許也。然而計之失矣。夫楚必越許而後至鄭。將以為楚乎。則不宜伐其為車右于蜀者。將以為晉乎。則宜倚為唇齒以捍楚。而內連諸侯以自固。乃今年再伐。而明年又伐。趙氏鵬飛。所謂自撤其藩蔽者也。迨許遷于葉。遷于白羽。漸入楚境。而後楚兵一出。即涉鄭郊矣。

經公至自晉

胡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

秋所為作也。

附錄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其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

此對最難

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經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古蛇邱今肥鄉縣。

左傳秋叔孫僑如得臣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公羊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胡傳**案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

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初稅畝，作邱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

經大雩

經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廕咎如。赤狄別種。

左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廕咎如。音羔如討赤狄之餘焉。廕咎如潰上失民也。

集義家氏鉉翁曰：克與良夫得志于鞏，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善戰也。晉人不務大者遠者，以攘強楚，既滅潞

氏又殄畱吁。以為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之所惡也。

經冬十有一月。晉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聘而盟。于是始。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林父來聘。且尋盟。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

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

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

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羊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胡傳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

集義不言公諱。恥也。先晉失班也。胡傳引劉原父之言。

以二人不係國。為專命。遂事上。明書晉侯。衛侯之使。則

此乃省文耳。

經鄭伐許

胡傳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于是專意事楚。晉

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不擇

于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

干戈于鄰國不既甚乎。

集義書鄭者孔氏穎達曰告詞略也若以為貶則前之公子後之鄭伯皆無貶乎。竟僭王矣

附錄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

荀錐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

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

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

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賓諸褚也。中以

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

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戌四年晉景齊頃衛定蔡景鄭襄曹宣陳成杞桓宋共秦桓楚共

經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集義宋四聘魯始于華元殆為其婚婚事乎。

經二月壬申鄭伯堅卒襄公卒悼公費立

經杞伯來朝

左傳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先言其故

經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文仲之上宣叔也子武仲紇嗣為大夫

經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集義公之再如晉而不自安者。蜀之盟也。所以致蜀之盟者。鞏之戰也。故自鞏之戰而叔季之勢立。晉景之情。驕而公之卑屈益甚矣。

經葬鄭襄公

集義卒二月而速葬。必襄公以弟代兄。其嗣子有爭也。

觀悼公未逾年而稱伯。蓋必有故而亟亟于即位治喪矣。

經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適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經冬城鄆

魯有二鄆。此西鄆也。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鄆城縣。

集義此汶陽之一邑也。杜氏預謂鄆。謹龜陰三邑。皆汶陽田也。城之者。恐不服命而叛也。此稅畝邱甲之效也。

經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

許地今在河南開封府許州鄭伯伐許取鉏任洽敦之田晉欒書將

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二邑俱屬

今開封府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

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

聽兩君之所欲成可知也不然側子反名不足以知二國

之成

胡傳悼公伐許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

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集義去年襄公再伐許今悼公即位而又伐許必鄭之

謀國者欲背楚即晉也董子曰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

父不義于子子即失恩于親家氏曰父挾楚凌許子繼

世而不能收是謂濟惡

乙亥五年晉景齊頃衛定蔡景鄭悼公費元定王年曹宣陳成杞桓宋共秦桓楚共

經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胡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

來歸則出也春秋于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集義同一來歸有歸之者如齊人來歸于叔姬是也。罪在歸之者也有自歸者。鄭伯姬杞叔姬是也。自取其歸者也。然同一自歸而鄭伯姬不復見經，此則書卒書逆喪意。叔姬或自以無子及他故不安于杞，非如伯姬之已絕于郊乎。始歸不書得禮則常事不書也。

附錄左傳晉趙嬰齊盾之弟通于趙莊姬盾子朔之妻春原屏

原同屏括皆嬰兒

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合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士渥濁。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經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集義汪氏克寬曰：蔑與華元交聘，其情親矣。明年逼于晉，令遂興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邦交之謂何矣。

經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齊地

左傳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野饋諸穀集義穀齊地也他國大夫非過吾境而大夫出境會之非禮之禮也此以諂晉也而柄在大夫矣

經梁山崩梁山古夏陽今西安府同州韓城縣境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

曰待我不如捷也淺語却省事迂道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

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說得平

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

乘纒車無飾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俞云敘伯宗貴倨身段一路貶損下來重人只是聞聞淡淡成竹在胸目無朝貴文雖簡寂却自寫生

公羊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

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汜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

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

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

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名我也為

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名伯

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用忠誠心焉輦者曰君親素縞

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縞素。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胡傳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纓。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于內。若成

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于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僭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集義趙氏鵬飛曰。梁山晉地。而不係之晉。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為一國。而示變。聖人亦豈為一國而書之。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聖人志之。以示後世。若必取其事。應以合之。曰。此梁山崩之驗。是淫巫瞽史之事。非君子所欲聞也。邵氏寶曰。春秋為天下記異者。三梁山

崩。有星孛入于北斗。西狩獲麟。山斗以異為異。麟以祥為異。以異為異者。亂世之常。以祥為異者。亂世之變。附錄左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宣十五年代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經 秋大水

經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卒簡王立

集義 不書葬。不會也。周自桓王以後。政不行于列國。定

王以後。政不行于畿內。

經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地今在河南開封府封邱縣北

左傳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

人辭。以子靈龜之難。

胡傳 案左氏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

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

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

集義 此自志諸侯之同欲。以見中國之一合。由上文觀

之。因以見合諸侯之不能假義耳。蓋春秋之不奔王喪。久

矣。安然無事而不奔喪與同心外楚而不奔喪以義理而言則罪無重輕以時勢而言則事分彼此齊鄭始同也。然明年春衛侵宋秋魯侵宋則此盟為瀆矣。

丙子簡王六年 晉景齊頃衛定蔡景鄭悼曹宣陳成 杞桓宋共秦桓楚共吳子壽夢元年

經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錄左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

之東授玉在兩楹之間東主地也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

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經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公羊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

武宮非禮也

穀梁立者不宜立也

胡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

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

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

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

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

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集義不宜立而立焉甚矣其僭且罔也武宮者武公敖之宮杜氏以為武軍則昭公何以有事于武宮武公為惠公之祖當宣王之世未有豐功偉烈之著而得諡為武者大約宣王南征北討車攻吉日之際亦常從事焉而諡之耳今立其宮者蓋成之君臣欲自旌其戰鞏取田之伐垂武功于後世而藉武公以為例歟抑或鞏之役如季孫意如之禱于煬宮而謝其賜歟夫周有文武世室其功德不可遷也諸侯惟始封之廟不遷魯祖周

公而魯公實始封之主故異于諸侯而有世室此禮之緣義起者也今因此而復立武宮以擬于周之文武何其僭也武公狗宣王立庶之命貽懿孝之禍周公之不令子孫也今因其諡武也而立其宮何其罔也然自是至昭十五年尚以諡係宮曰武宮迨漢儒著明堂位則且曰文世室武世室矣抑定之年立煬宮哀之公有桓宮僖宮晉之悼公朝于武宮晉之頃公獻俘于文宮則當時諸侯之廟所謂親盡則毀者蓋不可復問矣

經取鄭

附庸

左傳取鄭言易也

成公六年

穀梁鄆國也。

胡傳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于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于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于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

章殺身忤王鳳也。鄆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眾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于微。豈有此患乎。

集義內滅國書取者。雖隱其強暴之跡而實著其貪并之真。公羊以為邾邑。春秋未有取邑不係所取之國者。

經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

戎陸渾蠻氏戎別種也今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

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

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
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
師還衛人登陴

集義此以見蟲牢之盟主之者多苟且而會之者多勉
強也左氏稱襲衛之謀蓋譏蟲牢之爽信而多為盜竊
之計以甚之耳

附錄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

解縣有之地沃饒而近監有衛氏縣國利君樂不可失也

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
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

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脰

之疾不如新田平陽府絳邑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

出太原經絳北澮水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

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
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俞云舍淺近之見為久大之謀厚生正德三致意焉唐魏遺風獻子獨不失之

集義蓋梁山崩塞河流之故也不書者凡書遷皆迫于

大國不得已者也

經夏六月邾子來朝

集義是年周簡王即位且邾魯附庸也前年戕郇子而

不治。且蜀之會。蟲牢之盟。皆得與焉。皆魯庇之也。今受其朝。邾之德魯也。深魯之保邾也。至矣。

經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子叔肝如晉命伐宋。

集義成公之編二十三年公兩朝晉。此年十一年大夫

三聘晉。背齊楚之故也。事伯則勤矣。

經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卒弟成公踰立

左傳六月鄭悼公卒

經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傳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于宋。而以侵書

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于衛孫良夫亦然。上

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

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

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

上卿受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

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

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

人道之大倫。聽命于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

罪之也。

集義李氏廉曰春秋凡奉伯主之命而興師者皆書侵蓋本非有怨屬于不得已故無志于深入薄侵其境而已魯宋自莊十年之後未嘗交兵僅見于此

經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大夫始將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集義爭鄭于晉也然伐喪矣

經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集義獻子如晉受命侵宋也文子如晉報宋服也觀明年宋公從于救鄭可見矣

經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鄭地今在河南汝州魯山縣楚

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見楚直

禦諸桑隧汝南府上蔡縣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欒書武子

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

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

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

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提

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

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

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至理名言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俞云。本以救災。反以召釁。義不當戰。三大夫言。只是理勢洞悉。決于善。不決于眾。武子能定國是矣。左氏多名言。此類是也。

胡傳。荆楚僭號稱王。聖人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于君臣之義也。鄭能背楚。即晉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于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

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案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所以善欒武子也。兩軍相交。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涇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不能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集義。侵蔡不書。遷戮而能自改也。楚救蔡不書。外楚也。

丁丑七年。晉景、齊頃、衛定、蔡景、鄭成、公踰元。簡王。年。曹宣、陳成、杞桓、宋共、秦桓、楚共。

成公七年

經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察視也解音求角

而知其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

麇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

無賢君神不享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

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立端奉

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胡傳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

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集義麇甘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詩云秋而載嘗夏而

福衡蓋在滌之牛設福衡制其角故麇鼠得食之也記

異也蓋天不享僭也劉氏向曰角兵象在上君威也

經吳伐邾吳始見經

左傳七年春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

入伐而莫之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

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集義家氏鉉翁曰吳太伯之後踵楚僭王邾國雖小尚

有典刑書吳伐邾貴邾賤吳也李氏廉曰自太伯奔吳

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自此侵伐會盟。皆書國。至襄十二年。書吳子。卒至柏舉。戰楚。書吳子。同于列國。迨黃池。則主諸侯矣。

附錄左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經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宣公來朝。

集義曹于是時征役。則同于衛鄭。朝覲則等于莒邾。弱亦甚矣。

經不郊猶三望。

集義祈穀之郊在寅月。周五月辰月也。更過于僖公四月之四卜矣。蓋是時以五月而三望。望者郊之細也。

經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

今直隸大名府治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

羽軍楚師。囚鄆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

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胡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

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辭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諸侯親往救鄭，故特書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侯，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集義 王氏葆曰：齊桓救徐先盟于牡邱為救徐盟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但為救鄭盟也，因以結宋莒也。李氏廉曰：晉景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譏焉。則以二救之善也。欒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夫若非此二

舉則于蜀之後，晉之伯業喪矣。惜乎蟲牢不能謹于義，于蒲不能謹于信，是以馬陵雖善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于此，君子猶取之。

經 公至自會

經 吳入州來

楚與國，後蔡昭侯遷此，謂之下蔡，今江南壽州北三十里。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

南陽宛縣古申伯國，故呂

國在鄧州，國語史伯所謂當成周者，南有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

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

是無申呂，無田則無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

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

怨之。及其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三人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

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

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恠

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

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

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曰。二十五人為兩。百人

大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

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

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

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

上國。

俞云。始敘嫌隙之結。次敘殺戮之慘。終敘報復之快。極傷心之事。極滿志之文。○未數語。下半部提挈小規模。

集義自王者之禮樂。征伐不行而爭戰詐諉之術起。故

善戰連諸侯。孟子之所深惡也。以中國之大。遵王章。別

中外。何所不可。乃始則畏楚。而用吳。繼又畏吳。而用越。

無能自強。而徒為此無終極之計。以毒天下。何哉。夫蒲

之盟。晉景將始會吳。吳不至于鍾離。而後至。雞澤之盟。

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于戚。而後至。吳非不自安。僻陋

遽欲自列于諸夏也。晉之求之已亟也。然藉以抗楚而黃池乃遂以抗晉矣。故善謀國者謹內治州來，微國之與楚者其地北近魯，西南入楚，吳得州來，戰楚之門戶也。

經冬大雩

集義周之冬夏之秋也。穀梁曰冬無為雩也。非也。

經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

反戚焉。孫氏邑林父挾以奔也。

集義竊王之餘則君伯而可以靖鄰邦。竊伯之餘則臣

張而適以禍與國。齊桓始伯而魯之慶父以誅鄭之子華見屏天下無復有篡弒者。二十年晉景欲襲文公之迹而一委其事于大夫而魯之季氏衛之孫氏遂恃其強族以抗其君。故衛衍魯昭之失國。晉實為之也。林父者良夫之子。良夫專盟者二專兵者四。禮樂征伐一出其手。世及其子安得不橫。衛定公雖知所惡。然譴未及加而遽奔晉。以自訴。彼其目中尚有君乎。衛侯為是朝。晉僅反其所竊邑。至十四年卒自晉入衛。晉反之也。自是而據戚以叛矣。自是而衛侯出奔矣。然則衛侯惡專擅而不能制其臣。林父已逃竄而又以逐其君。皆晉之

強。族。為。之。也。書。奔。晉。惡。林。父。尤。以。惡。晉。也。而。晉。亦。潛。移。于。六。卿。矣。

春秋集義 卷之三

十五

戊寅 八年 晉景、齊頃、衛定、蔡景、鄭成、曹宣、陳簡王、成、杞桓、宋共、秦桓、楚共、吳壽、夢。

經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

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

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

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成義。義以成命。

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

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俞云。關要在餞之私焉四字。餞之田已許歸矣。私焉非魯命之言也。若說魯不願歸。即直率而觸大國之怒。惟許歸後。出自文子私語。乃不是為魯謀。却是為晉謀。故委婉曲折。倍覺動聽。而信義二字。所包者大。又不止區區一田也。孫執升曰。茅鹿門謂沾沾耳。語不足明大義。愚謂汶陽固魯田。可明目張膽言之。反出于私。其言易入。此進言之妙也。雖私猶公。未可少之。

公羊來言者何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

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

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于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

郤克戰勝令于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

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

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辭也歸之于

者易辭也為國以禮者無憚于疆而魯侯微弱遂以歸

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集義著晉伯之偷而傷魯之無能自立也夫今日以為

宜歸則如前日勿取前日以為可取則如今日勿歸曰
 來言者蓋自知言之不順多方為說非如使司馬侯命
 歸杞田之易以制命也然前日魯傾國從鞏之戰使取
 田于齊齊失之晉何失焉而足以報魯今日齊悔敗而
 服于馬陵之盟使歸田于齊魯失之晉又何失焉而足
 以堅齊此晉之君臣所深籌于名實得失之間而婉轉
 竭力以為是謀也無如出令之不順發命之不衷魯失
 田于齊晉失信于魯魯失而諸侯皆失雖勉強為蒲之
 尋盟終何解諸侯之攜貳乎甚矣其偷也韓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請于子產子產勿與宣子買諸賈人而請

之。又勿與曰。大國之人而令于小國皆獲其求將何以
 給之。季文子私責韓穿以非義而不能不以汶陽之田
 歸之于齊也。知制命之非義而惟命是聽。不且為晉之
 縣鄙乎。亦愧于子產多矣。故來言者無可言而言之詞
 也。罪晉也。歸之于者不易歸而即歸之詞也。譏魯也。而
 晉為大。

經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
 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

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集義：蓋晉得齊之後，冀盡得諸侯而為是役也。蔡近于楚，自翟泉而後，至此四十八年，未嘗與中國之會盟。文十五年，卻缺入蔡而不能服。晉景欲繼伯，不能以信義招攜，懷遠而徒興師以陵與楚之國，大國爭強，小邦受敵，非春秋之所予也。

經：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聲伯如莒，逆也。

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也。

集義：此與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同，蓋盟于蟲牢，平郊之怨釋矣。

經：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經：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夏，宋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集義：婦人不與外事，其行事無所聞見于人。聖人于共姬，詳錄其納幣來媵歸宋，致女者，蓋共姬當淫亂之世，獨能以死循禮，詳著其生平歷歷可考，以見其非但一節之可取也。故何氏休曰：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異于眾女。胡傳以使卿納幣為越禮，夫使

卿與使大夫所爭毫末耳。且當時執政之卿亦未嘗不以大夫稱也。有謂宋公不宜親使者。則于紀履緌辨之矣。共姬宣公女。穆姜所出。左氏于致女詳之。

經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俞云。四行文宇。凡六七轉。悲涼愷切。令人惻然動心。

胡傳案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晉討趙同趙括。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集義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殺無罪也。同括之有罪。無罪于經。無可考。稽之于傳。邲之戰。原屏為咎。徒然不應遲之十餘年而討之。史記以為討靈公之賊。則同括乃趙盾之弟。逸弒君之孫。武而戮成季之子。同括何不情。乃爾。且所稱屠岸賈為司寇者。不得獨橫于欒卻方張。

之際。然則左氏所謂莊姬以趙嬰之亡故譖之者。事有然也。莊姬者。晉成之女。景公之姊也。史記以為成公之姊。成公文公之子。趙衰取文公之女。則此盾之從母也。朔乃妻之乎。况文公卒四十六年矣。姬尚通于趙嬰乎。
經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左傳秋。名桓公來賜公命。

公羊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胡傳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憚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

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入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憚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名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集義天子天王二者之通稱。曰錫曰賜。上予下之通詞。此以見周室之微弱。徒用姑息之典。以維諸侯也。然來聘止于宣公。錫命止于成公。則自是以後。并禮文不足以結諸侯。爵命不足以寵諸侯矣。

附錄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邑名

在今山東公莒子有心人機敬言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無心人

成公八年

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經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集義卒者公為服也。係杞喪歸也。

經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

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

宣伯帥師會伐邾。

胡傳吳初伐邾。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

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

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

立。亦可見矣。

集義此必邾自有見惡于晉之處也。如左傳之云。晉方

援吳以撓楚。乃伐其與國。以修怨乎。則趙氏鵬飛以為

吳人州來。吳自加兵于上國。非晉之啓之者。不為無說。

矣。會四國以伐邾。其畏吳之救。歟。邾魯姻也。

經衛人來媵

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穀梁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婦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婦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

也。

集義三歸九女常事不書此以見共姬素著于鄰國諸侯樂以女為媵因以見三國媵之越禮也。三國媵王后也。媵之禮左氏以為異姓則否。啖氏助劉氏敞以為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若嬴弋諸國不能一族備三歸。

已卯九年晉景齊頃衛定蔡景鄭成曹宣陳簡王成杞桓宋共秦桓楚共吳壽夢

經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也。公羊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穀梁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胡傳凡筆于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

集義夫在而逆其喪則祔廟必矣。揆之河廣之義。豈夫

在可逆。既出之喪。夫沒不可見。所生之子乎。然家氏鏗翁曰。檀弓言子思不喪生出母。齊東傳聞之說也。

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衛地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人不至。胡傳案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于

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集義李氏廉曰自蟲牢馬陵于蒲三盟中國之勢稍振然蟲牢服鄭而不明于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駕楚馬陵

兩救雖足以協列國之心而汶陽之歸不足以回諸侯伐邾之舉不足以令諸侯於是魯鄭皆有叛意矣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鐘離而藉吳力晉伯不足言矣此盟蓋懼宋魯衛三國結昏姻以叛之也故夏晉人亦來媵

經公至自會

經二月伯姬歸于宋

集義家氏鉉翁曰自始至成禮七見經貴之也

附錄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經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公羊。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集義。劉氏敞曰。致女者何。婦人既嫁三月而見于廟。稱婦致之者。成之也。穀梁云。不正。故不與內稱。則內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

經。晉人來媵。

左傳。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穀梁。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之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胡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遣嫁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妒忌之心。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于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因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集義將以安歸汶陽田之心乎

經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經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今山西沁

州城南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胡傳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

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

紀也

集義伯者慕三王之修和中國而不得則要結之後世

慕伯者之要結中國而不得則殘虐之夫所貴乎伯者

為其能制夫殘虐中國者也考之于傳鄭會楚人猶朝

于晉也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可也故人之

附錄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君臣有禮使稅之名而弔之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

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

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也師保

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為太子不言用人行政反言尊師敬老妙甚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

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

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其德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

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俞云。舊評云。前半蕭疎。後半流逸。蕭疎者。如雨後烟村。夕陽樵笛。其味更饒。斯評可謂至矣。大抵左氏之文。以敘事為第一。詞命議論。尚可以力量到得。敘事處。真所謂淡粧濃抹。無往不宜。極千古才學人。莫從攀躋。此固難為不知者道也。

經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經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

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

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

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

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

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

以已也渠邱今屬山東青州府

俞云。克三城。敘得緊。城惡城亦惡。點得爽。無備句。斷得老。以下慨歎涵沫。自覺意味深長。

胡傳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

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

致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于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

集義 譏莒之無政。疾楚之強橫而深惡晉人之不恤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其國。莒于馬陵與蒲。從晉者誠矣。聽其潰而入之。不顧名為盟主。乃若是乎。或曰。鄆魯邑也。別書楚人。嬰齊之貳也。楚猶夏之道。二一徑蔡以爭鄭。一由徐以病魯。

經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胡傳 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其稱人貶辭也。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經 鄭人圍許

左傳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集義 圍國必非將卑師少。書人罪之也。公孫申之謀。前後有行之而效者。然苟非時窮勢迫。慎勿輕舉。以啓亂。觀聖人之書法。可見矣。

經城中城

今鄆城縣屬山東兗州府濟寧州

左傳城中城書時也

穀梁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集義中城內城也。在郛以內者。諸侯守在四境。已非有道。况中城乎。故穀梁子曰。非外民也。非責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庚辰十年

晉景齊靈公環元年。衛定蔡景鄭成曹簡王宣陳成杞桓宋共秦桓楚共吳壽夢

經春

附錄左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莩如楚。報大宰子商楚公子辰

之使也。

經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傳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

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此與齊之

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爲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義凡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侵。與六年侵

宋。同書侵鄭。兼責晉也。書弟專責衛也。晉執鄭伯。又使

人伐其國甚矣。

經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五卜疆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集義祈穀之郊當在周之三月此卜三月之上旬遞至

四月之中旬也卜至三不從天意可見矣而瀆至五乎

乃不郊者苟非五不從則猶郊也

經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

月鄭人殺繻立髡成公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

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

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

子罕賂以襄鐘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

鄭伯歸

集義書伐鄭不書納鄭伯前執鄭伯已深誅之但書侵

鄭伐鄭以甚其罪不予其納鄭伯以改惡為善也鄭伯

不書歸者無出道無事歸也左傳立州蒲之說因晉侯

不卒于師而為是說耳

經齊人來媵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

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為侈也

集義蓋欲以釋汶陽田之歸耳然而非禮矣

經丙午晉侯獯卒景公卒子厲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

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

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

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

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

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

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

之名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又為巫小臣有晨

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集義晉景立十八年五同盟二戰三救鄭

附錄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

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經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糴芻未反冬葬

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胡傳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

諸侯諸侯之喪動一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惟天

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

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

集義 奔喪。諸侯所以事王也。不書葬。晉景公。舊史諱而諱之也。

經 冬十月

辛巳十有一年。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衛定蔡景鄭成。簡王曹宣陳成杞桓宋共秦桓楚共吳壽夢。

經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集義 羈于晉者。凡九月。則送葬之實亦著矣。

經 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

左傳 卻犇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叔仲嬰齊之不聘。穆

姜。宣夫人曰。吾不以妾為姒。夫兄弟之生聲伯而出之。嫁

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

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卻犇來聘。求婦于

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猶不失儷子。

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于卻氏。卻氏

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

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向

以終遂誓誓約不復也施氏

集義在其國九月若為弗知也者及其反國乃令一大夫來聘而盟之以使聘報公朝以大夫與公敵明明大夫魯也故此與三年荀庚之來聘而盟事同而情迥異彼方感德于汶陽之取公自屈而盟其大夫以釋蜀盟之疑此則恐懷其恨于汶陽之歸直抗其大夫而盟公以堅蒲盟之信甚矣晉厲初立而凌辱諸侯而魯君臣無能自立也故沒公

經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

集義左氏泄盟之說非也盟必在晉也則公方至自晉矣盟可在魯也則已及郤華矣蓋魯于此時恨晉之至而又畏晉之甚故彼以聘報朝為已薄而此旋以聘報聘以獻勤挾詐以為禮者也黃氏仲炎曰晉以要結為信魯以諂事為禮二者皆小人之相與焉耳

經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集義為國而不圖其本無一而可者也自鞏戰以來齊魯絕交久矣數年竭力事晉晉乃不我庇而我辱此時欲舍晉而他圖不敢也媚晉以求援不能也而因思

鞏之役。四卿力疾于齊。雖歸以汶陽。猶恐齊之乘釁而擬其後也。則不得已。藉來媵之禮以結好焉。此季孫叔孫之所以相繼為齊晉之行也。求諸己者自強而難弱。倚于人者無弱之非強。齊晉之弱也。而魯且畏其強矣。悲夫。

經冬十月

附錄左傳。晉郤至與周爭鄆田。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有鄆人亭。王命

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王

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莜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晉郤欒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春秋集義卷之三十五 終

成公十一年

西。莒。文。子。曰。景。盟。也。何。蓋。齊。盟。祗。以。齊。計。也。會。而。計。也。
 矣。天。王。赫。赫。也。醜。醜。盟。晉。討。于。所。東。晉。浴。擊。盟。秦。帥。于。所。
 秦。晉。為。盟。然。會。于。合。也。晉。討。去。至。晉。秦。帥。不。肯。越。所。
 莒。而。對。盟。斯。命。矣。冬。華。元。帥。楚。師。破。晉。合。晉。楚。之。盟。
 華。元。善。于。命。矣。于。重。女。善。于。樂。元。子。聞。楚。人。將。晉。擊。
 新。限。王。自。之。目。也。于。矣。晉。討。楚。浴。至。也。嬖。翁。司。秦。
 樂。交。公。而。盟。之。也。也。只。則。只。夫。也。而。翁。也。于。秦。也。其。

